

# 西北軍事史話

(三)

王 禹 廷

## 南北和議癥結所在

民國六、七年間，段祺瑞主政北京，迷信武力政策，妄欲以北洋軍力，統一全國。於是以曹錕為川、粵、湘、贛四省經略使，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，吳佩孚為副司令，由鄂、贛攻略湖南，進窺兩粵。李厚基為閩、浙援粵軍總司令，由福建進攻廣東。企圖一舉顛覆革命策源地，消滅革命武力。西南方面由 國父領導的軍政府，堅持護法，誓師北伐。由粵、桂出兵援湘，由東江向閩發展。至於北方，則只有陝西一省，靖國軍高舉護法之旗，與北京政府的陳樹藩、劉鎮華、許蘭洲等部大軍相抗爭。但是北方的軍人政客，對於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，并不完全支持，和平呼聲，此起彼落。尤其北軍主力曹錕的大將吳佩孚，攻佔衡陽後，視段的命令如無物，頓兵不進，與南方信使往還，互相唱和。段氏雄心雖大，個性雖強，也難堅持貫徹。南方的陣容雖然不小，但各省、各派、各軍之間，同床異夢，鈎心鬥

角，投機擧權者多，真正革命者少。因之意見不一，紛爭迭起。國父的主張不能實現，黯然離粵。更失去有力的領導，精神渙散，行動歧異，顯然也難以支持。而歐戰告終，舉世謀和，外國駐華的外交代表團，亦向南北雙方提出罷戰息爭的勸告。大勢如此，雙方確實都打不下去了。於是各自的內部醞釀和平，各向對方呼籲和平，和平遂成爲南北一致的要求。八年十一月十六日，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，正式下令前方軍隊，罷戰退兵。廿二日南方軍政府通令停戰。北方以唐紹儀爲鈐爲總代表的十人議和代表團，南方以唐紹儀爲總代表的十一人議和代表團，於七年底八年初先後到達上海，二月廿三日正式開議。此次南北和議有兩個重要的實際問題：一個是陝西的停戰問題，一個是段祺瑞所編成掌握的參戰軍存廢問題。關於後者本文不必提它，關於前者則有加以敘述的必要。本來南北兩軍的主要戰場在湖南，陝西僅算是支戰場。可是段祺瑞認爲陝西地位重要，在湖南戰場發生變化之際（即吳佩孚自行停戰）

，便想於和會進行以前，在陝西加緊進攻，消滅靖國軍，以絕北方大患。前面所述北方大舉發兵四面進攻的原因，即在於此。所以和會召開以前，南北雙方都曾下過停戰令，約束雙方軍隊各守原防，一切問題留待和議處理。但是段祺瑞却玩花樣，提出所謂南北兩軍佔領區，應當維持戰爭發生以前的狀態，這就是說陝、閩、鄂西南三個地區內的南軍（他把這些地區內的護法軍都算南軍），都是在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，這些地區，都應當還給北方。他又進一步提出所謂勦匪問題，誣蔑陝西靖國軍是土匪，勦匪不是打南軍，勦匪區域不應當劃在停戰區域內。他們承認于右任不是土匪，但把于部下的郭堅、樊鍾秀、廬台魁都說成土匪，進攻土匪，不是停戰範圍之內。後來南方議和代表團到達上海，提出條件，要求全面停戰包括陝西在內。屬於北方之江蘇督軍李純，也提出五項建議：（一）停戰區域包括陝、閩、鄂三省。（二）北方援陝接閩軍隊均停止前進。（三）雙方議和總代表共同派員到陝西監視停戰。（四）陝、

閩、鄂三省由雙方將領劃定停戰區。(5)雙方在劃定區內勦匪衛民。和會開幕後，南方總代表唐紹儀，首先提出陝西停戰問題。當由南方提議北方贊同，推定舊國會議員張瑞璣，到陝劃清兩軍疆界，監督停戰。張氏是山西人，清末在陝服官多年，負有能名，雙方對之期望甚殷。但張氏受推之時，正值北軍對陝大舉進兵，節節進展，故意遲遲其行。迨到西安後，却為陳樹藩所利用，并未作到公平的劃界、真正的監督。所以陝西境內的戰爭，仍然在激烈的進行之中，靖國軍則居於劣勢。上海和會席上，不但南方代表對此力爭，就是北方代表，亦因北京政府的失信作偽，憤而辭職。如此談談停停，停停談談，迄無結果，最

後終歸於破裂。

### 直軍入陝靖國軍挫敗

陝西戰事，一直持續至民國九年，直皖戰爭以後，直軍大舉入陝，始有決定性的轉變，靖國軍遂告解體矣。在此期間，于右任曾迭函 國父及有關各方，有所陳述，茲摘錄數則，以見當時真像之一般：(以下各文件內所有括號中之字句，皆為筆者所加，俾便瞭解。)

#### (一) 國父覆于右任書

民國八年一月五日

于右任先生青年時代的照片



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將軍青年時代的照片。

「比接惠書，以交通阻障，故稽奉答。每念軍旅賢勞，未嘗不補馳西陲也。三秦居全國上游，夙為形勢之區，而密邇西疆，關係尤重。兄自創義以來，力荷艱難，毅力苦心，同深欽服。近日和議聲日促日進，羣為苟且之圖，無澄清之遠謀，思之豈勝扼腕。願軍政府在南亦僅有虛名，欲期以餉械相助，勢所不能。兄處此困厄之交，尚冀努

力維持固有實力，保存現在地盤，以待發展之機，文荷有可為，亦必竭力相助，決不使兄獨任其難。并望念國事之艱難及西陲之重要，萬勿遽懷灰心而有引退之意。總宜以貫徹民治主義自任，持以堅貞，以待未來，所深企也。專此奉復，惟期為國自重，并頌壽祺。」

#### (二) 于右任上 國父書

民國八年一月九日

「中山先生偉鑒：自許(蘭洲)、張(錫元)入關，張接東路防務，替出陳(樹藩)、劉(鎮華)之兵十數營，開赴省西。陳軍陷我武功，與我軍鏖戰於興(平)、醴(泉)、馬嵬之間十餘日矣。劉鎮華親統鎮嵩軍全部，攻我藍屋，張(鈞)副司令、樊(鍾秀)司令鏖戰亦十餘日。適第一路指揮黨佑卿由江口出山，與劉逆大戰兩日夜。劉雖大敗歸省，而聯合張寶麟留省餘部，與張錫元攻藍屋之說又急。許蘭洲全部開咸陽一事，許亦移駐該縣，節節壓迫我軍，恐大戰即在目前。陝西之戰禍，必不能免。是彼輩無誠意媾和，其心路人皆知。近有要人來自西安，稱段(祺瑞)氏致陳樹藩電，有「徐(世昌)氏胆小氣軟，小事可通融，大事萬難讓步，請弟放心為之。限陰曆年內務必聯合各軍平陝。如弟力有不足，再當以國防軍相助。」云云。他人進兵之猛如此，蓄謀之深如此，對西北之決心又如此。我護法各省，此時若不決心援陝，

制彼奸謀，使陝西數萬義軍為敵所覆。則西北之險要既失，西南動搖，彼時誰復與我議和？即使議和，我尚能得勝乎？兩年來護法之戰全無結果，有必然者。自重慶會議後，日又言接陝，迄今漢中一城尚未下。傳聞已下令退兵，而引北軍入關者，已四旅之多。接陝者何異於禍陝？先生卓識，北庭之毒計，諒早在洞鑿。務祈協商軍府諸公，為同盟計，即為右任曦令計，覆令川、滇統帥，限日攻下漢中，并限日出山。陝局安，和局自成。荆襄覆轍，不可蹈也。再今日陝西獨當其難，牽制北軍已多。軍府如能通告各國，聲明北庭阻礙和平之罪。即令湘、閩、贛、蜀前線之師，一律進攻。南北取一致行動，不特抒陝之急，大局亦利賴之。臨穎無任迫切之至。肅此即頌道安。」

### (二) 國父覆于右任書

民國八年二月十二日

「手書誦悉。陝事危迫，而兄日在痛苦之中，則能為分憂者。北（北京政府）既不捨，南（廣州政府）不能救，不得已惟有借力於和議。比倩漢民（胡）往與少川（唐紹儀）商量辦法，知渠亦極肯着力。已再三與徐（世昌）錢（能訓）交涉，併持以責北方代表，認為先決條件。朱桂莘（啓鈴）等亦謂陝事未有辦法，故無顏遽來。昨聞其亦得錢（能訓）電，宣布五條辦法，毋定期來滬。但北庭有無誠意？許（蘭洲）陳能否遵令？李

（純）督所提五條辦法，是否有效？仍未敢信。現在開議在即，少川諸人認定陝事為第一問題，不肯放鬆，或有相當解決之方法。此誠下策，然捨此更無良策也。草復即頌禱。」

### (四) 于右任致南北代表函

民國八年三月一日

「少川、桂莘兩總代表：和議頻危，國人失望，瞻念前途，昌勝浩歎。閱京報（三月二日）載：北京二月廿七日覆朱總代表電如下：陝西自元（十三）日將五條辦法電令飭遵，至中央未嘗詰難也……等語。據以實事，豈何能誣。查省西乾（縣）、鳳（翔），省東蒲（城）、富（平）、臨（潼）、渭（南）前方各北軍，一電之發，頃刻可達，豈待五日，何得借當日南北停戰之事以為證耶？即五日未能週知，試問：元（十三）日去江（三）日，其宜週知固也，何以當須江（三）日之停戰命令？則二十餘日之仍未停戰，不可言可知。今日為三月十日，其去江（三）日又七日矣。而乾（縣）、鳳（翔）圍急，與市被攻，紅崖渡今又向我攻擊。頃得省中確實消息，陳（樹藩）六七日已電飭前敵軍隊，查照中央江（三）日停戰命令，遵即停戰，并已通電全省。而六日午後，又電飭張金印激勵將士挖掘地道，以期肅克乾（縣）城。七日又派機器局熟於爆炸術之劉某，攜帶地雷、黃色炸藥、并磨電機等，前往乾縣助攻。則陳（樹藩）迄無停戰誠意可知。且不

僅陳（樹藩）氏已也，北京又撥給陳（樹藩）七九、六五槍彈各三十萬粒，五生七、七生五、七生六砲彈各一千五百枚，已運至觀音堂（按當時隴海鐵路西端，修築至豫西之觀音堂站）云云。由以上各節觀之，北京及陳（樹藩）對於陝西，實有所不甘心之處，必千方百計，拖延掩飾，以殺盡此六、七萬義軍然後快。非比北京之令出不行，亦非陳（樹藩）氏抗命不遵也。今北方代表全體辭職，既經總統慰留矣。南方代表要求限時答覆，又不得要領。和議前途如何，尚不可知。如和會而存也，務望雙方代表，速電北京，嚴詞阻止觀音堂之大批軍火進入陝境。如果和議決裂，戰端重開，孰為戎首，責有攸歸。則陝西靖國軍覆亡之日，猶存在之年也。此肅即頌議安。」

### 頽勢難挽入窮途

靖國軍自民國六年起兵以來，東西血戰，關中各縣，大多為其佔領。迨北軍大舉進攻，西路之乾縣、醴泉、興平、扶風、武功、岐山、鳳翔、藍屋、郿縣、汧陽、隴縣，東路之韓城、郃陽等縣，相繼陷落。請國軍所保持者，僅有三原、高陵、富平、耀縣、同官、淳化、白水、澄城等八縣，及臨潼、蒲城之一部。而六路之軍，一路郭堅，二路樊鍾秀，於鳳翔被圍之後，以彈盡援絕，久戰難支，與圍攻之奉軍許蘭洲，局部締和。八年冬，樊部且隨許蘭洲東出潼關。九年秋，馮軍葉奎率部經甘邊入川，六路軍盧占魁亦隨葉

而去。至是，援陝及外籍各軍，先後離陝。靖國軍所有者，僅為陝西本籍的部隊，其勢已弱。雖於八年將第二路之王珪支隊，擴編為第七路，但實力并無若何增加。而井(勿菴)、董(振五)既喪，胡(景翼)又被執，良將凋零。危殆殊甚。于右任在三原可與計議者，僅茹欲立、李元鼎、劉守中、彭世安諸人。憂勞困苦，非言可喻。民國九年，北方發生直皖戰爭，直軍獲勝。吳佩孚雄踞洛陽，虎視中原。以陝西地居上游，有高屋



民國六七年間段祺瑞妄圖以北洋軍力統一全國，任命曹錕(見圖)為川、粵、湘、贛四省經略使，企圖顛覆革命策源地。

建瓴之勢，歷為兵家所必爭。陳樹藩原黨於皖系，自為吳首先清除的對象。乃於十年夏，以閻相文為陝西督軍，率領第二十師閻治堂，第七師吳新田，第十一師馮玉祥等部，大舉入陝，連同原已在陝之第四混成旅張錫元等部，共同驅陳。是乃北洋勢力第二次進入陝西。

不久，陳軍潰敗，大部為直軍、鎮嵩軍、及靖國軍分別編遣。陳樹藩統治陝西五年多的專橫之局，於以結束。陳率殘部退往陝南，復於九月底聯合川軍，進攻直軍。十一月，戰敗，放棄漢中，退往川北之廣元，依附川軍。十一年二月底，移至夔州、大寧一羣，劉湘、鄧錫侯，均表歡迎。(鄧係西安陸軍中學學生，與陳有舊。)在此期間，陳部時在陝南鄂北，有所活動，予直軍以威脅。陝督馮玉祥與鄂督蕭耀南，曾商訂聯防辦法四條，共同防堵。此際南北政局，均有重大變化。孫(國父)、張(作霖)、段(祺瑞)結成三角同盟，共同對付直系。國父以大元帥名義，任于右任為討賊軍西北第一路總司令，陳樹藩為第二路總司令。但因靖國軍業已解體，于氏離陝，陳乃無所作為。從此退出政壇，先後寄居天津、杭州。抗戰期間，堅拒敵僞方面的威誘，克保晚節。

直軍入陝，固為驅陳，但對靖國軍亦難優容。靖國軍以驟成之軍，居一隅之地，當六省之兵，中經凶歲，軍民并困。迨直軍入關，更成劣勢。而直軍又採硬硬兼施的手段，以相逼迫。一面誘惑改編，一面威脅進攻。靖國軍內部，為了受編與不受編的問題，主張紛歧，爭執激烈，甚至患難朋友，變為仇讐。郭堅被誘進省，為馮玉祥所殺。郭氏字方剛，陝西蒲城人，少有大志，豪俠自負，胆識過人。民國七年，于右任同陝任靖國軍總司令時，改編各軍，以郭為第一路司令，駐防陝西西部，掌握川、陝、甘交通咽喉。在靖國軍各路中，聲勢及實力，僅次於胡景翼。以血戰連年，曾與奉軍許蘭洲局部議和。至是被害，人多惜之。陝督閻相文，以情勢複雜，內外交迫(按郭堅進省時，由鳳翔之外籍傳教士數人，負責保證其安全。及郭被害，郭之下部將担任保證之洋人槍殺，以為報復。引起嚴重的外交問題，北京政府難於應付，遂諉責於閻相文)，亦自殺身死。北京政府以馮玉祥繼任陝督，責成收拾陝局。馮氏促策靖國軍之改編，愈為積極，信使往還，不絕於途。各將領以連年苦戰，兵力疲弱。且陳樹藩已敗走，作戰之目標既失，無復鬥爭的必要。又鑒於直軍兵力強大，倘再相爭，將致覆亡，各欲保全實力，以作後圖。于右任所統率之靖國軍，此時計有一、三、四、五、七等五路。一路遠在岐山、鳳翔，距三原數百里，與總部不連連繫，且郭堅既死，所部已不如以前完整。于氏實際可掌握者，只有三、四、五、七等四路。胡總指揮景翼(九年七月，胡被釋回軍，于右任

仍任其爲靖國軍總指揮，欲圖保存兵力，以便爾後有所作爲，主張受編殊亟。四路係胡之舊部，自表贊成。三路曹世英及支隊長王祥生，亦相附和。惟該路第一支隊楊虎城，第二支隊石象儀，第七路王珪、郭英夫等，不願易幟。五路高峻則依違未決。一路郭堅之舊部李奪、麻振武等，因爲郭氏被殺，仇恨猶新，自不能靦顏事敵，仍願聽于右任節制。不久，胡景翼受編爲陝西陸軍第一師，駐防三原。曹世英受編爲獨立混成旅，駐防高陵。靖國軍總部與胡師同城偪處，多年戰友，竟成敵國。于右任猶如陷身重圍，乃夜走高陵，勸促曹世英仍持正義，然曹不爲所動。于氏仍回三原，偏處於縣城以北東里堡之半耕園，悲痛愴懷，義憤填膺，其志其境，於其所著民治校園紀事詩二十首中，發抒無餘。以靖國軍之艱難事實，比託於花草樹木，凡所吟詠，皆有所指，惜局外人不知耳。所謂「祇餘民治園中路」者，以當時情況言，確已至窮途末路矣。然于氏并不因此而墮其一貫的革命精神，仍復再接再厲，以與惡劣之環境相搏鬥。適 國父在粵就任非常大總統，由廣州頒印信至，任于右任爲陝西總司令。于氏受命，更力謀靖國軍之重振。十年九月，胡景翼在三原召開所謂國民會議，取消靖國軍名義。十一年初，第一師兵突然包圍三原總部，悉燬靖國軍的印信文書，其勢洶洶，聲稱將往犯東里。于氏不能在三原立足，乃移駐淳化縣屬之方里鎮，住主密中，艱苦極矣。所幸駐屯扶（風）、武（功）、岐（山）、鳳（翔）之楊虎城及李奪、麻振武等，力請于氏西巡。第七路王珪、郭英夫等，

亦請以兵從爲護衛。楊虎城且將被戰火破壞之扶風、武功兩縣城郭，修復完整，歡迎于氏移節其地。於是于乃西行，於武功置行營，設總部於鳳翔。以李奪爲第一路司令，楊虎城爲第三路司令，麻振武爲支隊司令，復建陝西靖國軍。其時楊、李、麻三部所有兵力不滿萬人，以與兵精械足十倍以上之直軍相抗爭，自無勝理。惟爲貫徹革命黨人的志節，爲天地留正氣，爲民黨爭人格，乃拚死力鬥，與靖國軍共存亡而已。直軍悉衆來攻，陝軍郭金榜、白鴻儀、甘軍張兆鉀等部，皆來助戰。直軍閻治堂師及鎮嵩軍柴春亭部當正面

，激戰於東扶風，大王店、桑鎮各處。吳新田師由南路出大散關，逼寶鷄、鳳翔，窺伺靖國軍的後方。血戰歷半月，楊虎城等不能支，退至鳳翔縣北之桃園。于右任往勞其營，楊矢志保持義旗，決不屈服。然以力所難能，事無可爲，將走陝北求活路，期相從於他日。餘軍亦散伏各地。適北京政局發生變化，黎元洪復職爲總統。劉鎮華繼任陝督，遣使傳達黎意，延于入北京，特來奉迎。于氏義不爲屈，遂繞道甘肅、四川，復赴上海。靖國軍血戰五年的西北革命大業，至此告一段落。（未完）

## 民初三湘人物（原名新湘軍志）

胡耐安教授著。定價台幣25元

### 革命湘軍掌故軼事：

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曹廚子。全書分爲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
- (二) 總司令譚延闓
- (三) 一軍軍長宋鶴庚
- (四) 二軍軍長魯滌平
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
- (六) 四軍軍長吳劍學
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
- (八) 六軍軍長蔡鉅猷（附：陳渠珍唐榮陽）
- (九) 九師師長張輝瓚
- (十) 運籌帷幄呂苾籟
- (十一) 秘書人才楊綿仲
- (十二) 新湘軍志書後

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